

治格局，並沒有像現在大陸那樣實行由政治的大一統來推行經濟的「大一統」——即全面計劃經濟。可以看到，在沒有被中共政治大一統的地區的華人社會，如台灣、香港，卻出現了世界矚目的經濟進步。因此今天極有必要理性地分析「大一統」觀念和地區發展的關係，以及種種相關問題。

綜上所述，中國當前危機嚴重，解決辦法卻還不清楚。中國領導人若靈活知機，順應潮流，因應民意願望，中國和平地過渡到經濟小康、政治開明局面的可能性不容抹煞。領導人應看到，黑市普遍存在及局部市場自由化，令生產者和消費者有了選擇自由，那麼人們進而希望在政治事務上亦有自己出主意的自由，是很自然的事。若不盡早放開權力，逐步建立自由民主，尊重人權，保障產權的新秩序，那麼，不可控制的衝突和動亂可能難以避免，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願意看到的。

1978年的開放，可能是中國恢復具有人類天性特色的經濟制度的引發點：在目前的國際大氣候影響下，筆者相信到了二十一世紀，不論通過何種變革方式，中國人的本能、本心和本性，必有充分發揮的機會！

林山木

香港信報財經新聞社社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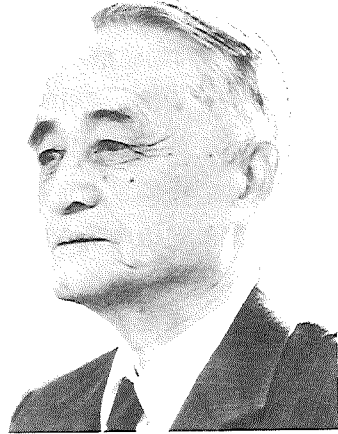
再拜陳三願



《聖經·創世記》上有一個故事說，公元前二千多年，巴比倫人（最初的人類）動手建造一座「通天塔」，數萬人搬磚運泥，忙個不休。經年累月，塔未蓋成，卻給上帝知道了。他老人家得知人類竟妄想「與天比高」，大為震怒。於是運用神權和神力，讓人類不講同一種語言，互相聽不懂對方說甚麼。於是，建

塔的人們盡在腳手架上和塔址周圍吱吱喳喳爭吵，甚至打起來，這塔就老是建不起來了，可上帝的氣還沒有全消，他又運用神權和神力，讓人類不呆在一個地方，而是五方雜處，遍佈全世界，說各種不同的語言。

對於上帝他老人家的想法和做法，我贊成的很多，但「腹誹」卻也不少。譬如說罷，讓人類五方雜處遍佈全世界而說各種不同的語言，這就很好。試想，如果咱們都擠在一個區域，說同一種語言，又該是多麼沉悶，多麼單調呢？但上帝這樣做絕非讓人類自在快活，而是一種懲罰：讓大家由於語言隔閡而永遠互相誤解、猜疑、爭吵不已，甚至打起來。禍根當然還是那座沒有建成的「通天塔」。噫，小民對此實不敢讚一詞矣！



語言的隔閡確實是阻礙人類互相理解的一個因素。有鑒於此，上世紀末波蘭學者柴門霍夫潛心研究而創造一種人工語言，叫做esperanto（通譯「世界語」，有人戲譯為「愛斯不難讀」，但其原義卻是「懷抱希望的人」）。柴氏還集合許多志同道合的人推行這種世界語，並於1905年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。他們的宗旨大概並不想以這種人工語言替代多種多樣的天然語言（那是不可能的，其理自明），而是想以它作為一種人類社會互相交流文化，溝通思想的得力工具。以柴氏為首的世界語運動，在本世紀做出不少的成績，但迄今為止，世界語在國際間的運用並不普遍，此中原因比較複雜，有待深入研究。但我認為柴氏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學術上做出多大的貢獻，甚至也不在於以他為首的世界語運動取得多大的成績，而在於他是一個「懷抱希望的人」，他希望的正是促進人類的互相理解。若論這種可貴的動機，讓我說一句不怕上帝生氣的讚語：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！」

但是，語言的差異和隔閡並非阻礙人類互相理解的唯一因素。事實上，說同一語言的人們也常常互不理解而引起爭吵，甚至打起來。古往今來，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。俗語說：「彼此沒有共同語言」，並非指所說的語言不屬於同一語系，而毋寧是指話語內容的差異，即對話雙方的意願和想法迥不相同。人們的意願和想法總是有差異的，有時差異很大，因此要引起爭端。解決爭端的好辦法，依我的書生之見，是通過爭辯。爭辯要立足於理解。要具備一副理解自己和對方的清醒的頭腦，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求得理解的願望。如是，爭論可望解決；即使雙方看法不能完全一致，也可以求同存異。如果欠缺理解的條件和求得理解的願望，那就只有淪於盲目的「吵吵嚷嚷，甚至打起來」，即《聖經》中談到「通天塔」時所描述的那種情狀。

互通信息，頻繁的接觸和交流，應該是促進人類互相理解的最佳條件。時至現代，應該是利用這種最佳條件的最佳時刻了。「輪船的行駛，鐵路的通行，

電報的往返」(語出《共產黨宣言》)實屬空前，但那還是十九世紀的業績。若論本世紀，則高速公路、高速飛機、電播、電傳、電視，如此等等，應有盡有。論交通往返，幾小時就可以繞地球一週(且不說「上天有路」)；論信息傳播，幾分鐘就可以傳遍全球(且不說「衛星直播」)。但是人類卻又不善於，甚至沒有願望利用這種最佳條件去增進互相的理解，恰好相反，互相誤解、猜疑、妒恨未已，盡在「吱吱喳喳爭吵不休，甚至打起來」。本世紀出現了兩次世界大戰，又創製出像達姆克里斯之劍那樣時刻懸在人類頭頂的核武器，那大概都不是本世紀的光榮罷？臨近世紀之末又出現一場海灣戰爭，姑且不論人命的大量喪亡，單說石油是多麼珍貴的能源，卻不能利用來造福人類，竟至於大量流瀉海洋，流毒之深遠無法估計。科威特至今未熄的熊熊烈火，應該是本世紀末向人類報警的信號。但不知能否刺激一下我們麻木了的神經？有幾人能「解讀」這信號中蘊藏的可怕的密碼？

科學、技術的突飛猛進，是人類在本世紀的一大業績。從詞義上考查，「科學」即「知識」，而「知識」即「理解」。自然科學的成就源於對自然規律的理解。科學的成就無疑能造福人類。我們中國由於種種歷史原因，在科學、技術方面比較落後，無疑應該努力補課。但就全世界而言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卻又引起一種「悖論現象」：它能造福人類，又能禍害人類。這就是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之理罷，但本文無暇多談，我只是感到，我們人類既聰明又糊塗，如孟子所說：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與薪。」或如荀子所說：「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闇於大理。」現在，「大理」又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怎樣增進理解的重大課題，又添了一個人類對於整個大自然如何理解、如何適應的重大課題。臨近世紀之末，是正視並試圖解答這兩大課題的時候了。如果本世紀解答不了，那就留交給下一個世紀去解答罷。

再拜陳三願。一願人類在二十一世紀不再盲目地「吵吵嚷嚷，甚至打起來」。二願我們這個被弄得百孔千瘡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得到醫治，從此健康長壽。三願「諾亞的方舟」不在洪水的浪潮中淹沒，而是揚帆前進。Amen！

吳甲豐

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